

2015

走着之 路过

# 生活也在不起眼处

也许你每天都会路过,却不曾对它端详过。它是每个城市最基本的关节,是风来雨落人聚人散的中央。它的名字叫街角。那里或许经历了一场突发的悲离,哭声很快风干在尘上;或许有摆摊等你的老板,身影被发黄的灯光拉得老长;或许有个靠着大学的操场,只有那个地方才能透出怀旧的霞光。它可能不起眼,因为你总是低头匆匆,心没有带在路上。它需要你放眼,因为生活也许就在那个不是目的地的地方。



## 她13岁已做“水饺工”四年

文/本报记者 吕璐  
片/本报记者 杨广帅

新年的第一天,13岁的小雨早早起床,扶着68岁的奶奶孙培娥来到青岛莱钢立交桥旁的“幸福人饺子馆”,开始了她一天的“工作”。

此时,小雨的父亲盛晓已去医院照顾妻子,最小“水饺工”小雨成了主力军。她挽起袖子,熟练地擀饺子皮、包饺子,一个小时的工夫,就包出了两三锅饺子。日子艰辛,没有让孙女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庆祝新

年,孙培娥心里很苦但不敢闲下来,忍着腿疼佝偻着腰忙前忙后。因为她和儿子要攒钱给“渐冻人”儿媳高兰治病,把治病欠下的几十万元债还清。

高兰得病时,小雨才9岁,“幸福人饺子馆”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,当时她就开始帮着干活,每天放学后到饺子馆既要当“水饺工”,又要帮着端盘子洗碗。而在晚上饺子馆送走最后一批顾客,小雨才能抽出空来看书写作业。新年里,小雨说她想赶快长大,让爸爸妈妈不再那么累。



## 患癌女摊主建起癌友之家

文/片 本报记者 赵松刚

48岁的高风霞是潍坊小商品城内的一名老业主,1997年她租下一间仅有三平米的小铺,从卖学生用品到卖鞋袜,突然就过去了18年。当年用5万元租下的小铺子,如今转让费已经涨到了10万元一平米。

2011年夏天,高风霞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,却得到了肺癌晚期的诊断结果。她哭了三个晚上,然后决定过好人生的最后三个月,并在45岁生日那天进行了手术。

在2014年最后一天,高风霞也来到铺子,帮助丈夫一起招揽客人。“每天的客流量都很高,对面的铺子已经涨到了100万元,我们这个位置也不错。”高风霞说,最近病情有些反复,家人有意将铺子转让他人,但她心中却万般不舍,这个小铺是他们唯一的指望。

三个月延长到了现在的三年,高风霞还学会了玩微博,甚至在小商品城建立了潍坊第一家癌友之家,用来团结和帮助其他癌友,成了潍坊小有名气的抗癌女战士“老高”。



## 梧桐长成大树 修鞋已过22年

文/本报记者 姚楠  
片/本报记者 邓兴宇

在菏泽,如果选两条市民最熟悉的路,一条非中华路莫属,另一条说是牡丹路很多人也认同。50多岁的修鞋匠朱河路和妻子张爱琴在两条路的交叉口守了22年,身旁的梧桐从小树苗已长成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树。

“又过一年,真快啊!”新年又至,朱河路一边和熟客打着招呼,一边在鞋上穿针引线,上下翻飞。

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朱河路的日子仿佛没什么变化,但他身旁的城市却悄悄改变。身后的公交公司大院,挤满了崭新的公交车,两年前这个院子还空荡荡;他所在的路口,近两年也因机动车快速增长成为有名的堵车路口。

而朱河路的家,也迎来了外地开发商,“已经看见打广告了,不知道什么时候拆。”朱河路说,如果被开发,他们或许能住上更好的房子。但对他和老伴来说,该干的活、该出的摊一天不会落下。



## 在儿子学校附近 摆摊很幸福

文/片 本报记者 袁鹏

2014年12月31日的枣庄突然天气降温,张芬将遮阳伞放倒,以挡住一些寒风。她在华山路经营煎饼摊已有一段时间,说是要过新年,但丝毫没有影响出摊。

“我不会说,你让我想想。”张芬回忆2014年印象最深的事,就是七岁的儿子期中考试考了“双百”。她的儿子上一年级,学校就在华山路上,距离摆摊的地方只有几百米。对她来说,能够在儿子的学校附近摆摊,就已经挺幸福了。

在张芬的摊点周围,还有枣庄三中西校,她每天卖出六七十多个菜煎饼,相当一部分是三中西校的中学生买的。对于学生她总是感觉很亲近,经常有学生忘了带钱,她都会先把煎饼给学生,让学生下次再给钱。



在丈夫去世后的两个月里,周女士和儿子就住在这座三层楼内,如今已被拆了一半。

# 不想搬远,只为等个说法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亚楠

新年第一天的下午3点,济南天桥区狮子张社区内一座拆了一半的三层小楼沐浴在阳光下,它的南侧是二三十层的崭新楼群,北侧是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等待拆除的老房。

最近几年,狮子张社区正在进行城中村改造,居民一拨拨从旧房搬到新楼,待拆的旧房则租给外来户。周女士便是这样的外来户,在这座三层小楼被拆前,她在这儿住了八年。

八年前周女士一家从平阴搬到这里。丈夫高先生开小货车,每天穿梭于城东北的盖世

物流园、建华五金市场等,周女士开一个小蛋糕店。这样的日子持续到2014年8月30日。那天,高先生因感冒去附近一家黑诊所输液意外身亡,医生不知去向。

丈夫死了,母亲叫周女士回老家平阴住,她拒绝了。消失的黑诊所医生没抓到,赔偿没确定,卫生部门没有给个满意的说法,周女士的生活完全变了,平时儿子上学,她要么一个人跑到公安部门询问案件情况,要么去投诉卫生部门的失职行为。

可是,公安那边一直没有消息,投诉也没得到实质性回

复。因为过了死亡时间48小时,丈夫的尸检无法确定是否属于过敏反应。“就是因为卫生部门不开非法行医证明,公安没法立案,才过了尸检时间。”

两个月后,拆迁轮到三层小楼,周女士母子俩搬到了一街之隔的西杨庄,房间条件差了些,很难见到阳光。再两个月后,已经到了2015年了。

1月1日下午1点,济南室外-2℃,周女士坐在屋里看电视,没开电暖器,裹着好几层棉衣。丈夫离开一段日子,难受的除了她自己,还有母亲,每每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哭起来。更烦心的还有丈夫那边的亲

戚的不满。因为黑诊所医生一家就住在附近,家里有女人和一个两岁的孩子,亲戚说要把尸体直接抬到对方家里,周女士没同意。“本来咱是受害者,那样对人家不好,但亲戚说我窝囊。”

出门站在院子门口,阳光越过南边的屋顶只能照到周女士的头发。她可惜地说:“还是原来的地方好,向阳,这里冷,一个月还得600块钱。”而几百米开外,狮子张社区居民老刘开着三轮拉着几个大包从三层小楼前经过,他在给租客搬家,又有外来人要住进来了。

龙大冷鲜肉专卖店  
加盟开店支持10000元  
投资少 收益快 免收加盟费  
加盟热线: 0635-2921308